# 荀子集解

# 荀子卷第十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爲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於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明時乂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盧文弨曰書作惟天生聰明時乂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僞爲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爲之者皆謂之僞故爲字人傍爲亦會意字也。郝懿行曰性自然也僞作爲也僞與爲古字通楊氏不了而訓爲矯全書皆然是其蔽也先謙案郝說是荀書僞皆讀爲爲下文器生於工人之僞尤其明證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烏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 。先謙案下有

字疑衍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文理謂節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先謙案論語八佾篇集解從讀曰縱下同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俞樾曰犯分當作犯文此本以文理相對上文曰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下文曰合於文理而歸於治並其證也合於犯文亂理與合於文理正相對成義今作犯分則與下文不合矣當由後人習聞犯分罕聞犯文而誤改之耳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道與導同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枸讀爲鉤曲也下皆同檃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礱厲皆磨也厲與礪同。盧文弨曰注礪舊作勵誤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王念孫曰廣雅險衺也成相篇曰險陂傾側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曰如商也其可謂不險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

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矯彊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僞之分者也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爲也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盧文弨曰鄭注本云任猶傳也玩楊意卻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

成也○顧千里曰而在人者而疑當作之人疑當作天與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爲對文也上文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亦其明證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聽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聽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日明耳聰之不假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郝懿行曰朴當爲樸樸者素也言人性生而已離其質樸與其資材其失喪必矣非本善而後惡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王念孫曰此下亦當有其善者僞也句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二句前後凡九見則此亦當然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不假飾而善此則爲天性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聽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

明常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性不然則是矯僞使之也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俞樾曰注不釋長字蓋以爲尊長也然下文云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無爲尊長任勞之文則此句長字亦非謂尊長也長讀爲粻爾雅釋言粻糧也詩崧高篇以峙其粻鄭箋曰粻糧也見粻而不敢先食與下文勞而不敢求息意正相配若作見長則轉與下意不倫矣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違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僞抑制非本生

於人性也故陶人埏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埏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埏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王念孫曰楊後說以此工人為陶人之誤是也此文本作故陶人埏埴而為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偽非故生於陶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工人之性也今本陶人之性工人之性皆作人之性此涉上下文人之性而誤下文云瓦埴豈陶人之性器木豈工人之性是其明證矣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

生於僞。王引之曰僞音爲謂之僞三字中不當有生於二字此涉上生於而衍也上文曰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正名篇曰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皆其證是性僞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僞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僞也僞起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莊子亦云仁相僞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謝本從盧校作僞起於性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僞起於性而生禮義諸本作僞起而生禮義無於性二字案諸本是也上文云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則不得言僞起於性而生禮義明矣宋本有於性二字者不曉荀子之意而妄加之也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故曰僞起而生禮義下文云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是其明證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刪於性二字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俞樾曰同於衆卽不異於衆也於文複矣據下文云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疑此文亦當作所以同於衆而不過於衆者性也而誤作其過誤作異而詞意俱不可通矣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聖人過衆在能起僞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

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柫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盧文弨曰拂奪宋本作𢱍奪注同俞樾曰楊注違戾之訓既得之矣謂拂爲柫義轉迂曲說文拂過擊也拂自可訓擊何必改爲柫乎柫者農器也施之於此非所安矣又案說文色部艴𢟮怒色也此拂字疑艴之叚音言兄弟必艴然爭奪也先謙案據下文言讓乎國人則非兄弟分財之謂明弟兄二字衍文也有資財而分順情性則兄弟相奪化禮義則讓乎國人文義正相對待若兄弟分財而讓及國人非情理所有矣弟兄二字乃淺人緣下文兄弟相拂奪妄加之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爲其性惡所以欲爲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埶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財埶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亦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

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僞者○盧文弨曰生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不矯而爲之則悖亂在己以此知其性惡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問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爲又惡音烏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今以性善爲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埶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

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埶。先謙案當是嘗之借字
當試猶嘗試說見君子篇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
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王念孫曰楊說非也倚者立也言立而觀之說卦傳參
天兩地而倚數虞翻曰倚立也[illegible]楚辭九辯澹容與而獨倚兮謂獨立也招隱士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謂或騰或立也列
子黃帝篇曰仞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謂立而趣也淮南汜論篇曰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
之位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眾者陵暴於寡而誼譁之
不使得發言也。俞樾曰如楊注譁與奪義不倫禮記曲禮篇爲國君華之鄭注曰華中裂之此文譁字當讀爲華而從中裂
之訓陵暴於寡而分裂之與害弱而奪之者無異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頃少頃也
本或爲須須臾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
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準徵驗。郝懿行曰節者信也言論古
必以今事爲符信四語董子書備之王引之曰諸書無訓節爲準者節亦驗也禮器注云節猶驗也下文曰凡論者貴其有辨

合有符驗符驗即符節襄六年公羊傳注節信也或言符節或言符驗也漢書董仲舒傳作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是節即驗也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鄭司農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謝本從盧校與作興王念孫曰呂錢本興皆作與案齊語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韋注曰與從也與聖王從聖王也與與去正相反則作與者是從元刻作興非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故檃栝之生為枸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

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僞所爲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能生耳。先謙案禮義積僞者積作爲而起禮義也楊注非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僞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陶埏而生之也辟讀爲譬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衆也有讀爲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

禮義積僞也亦猶陶埏而生之也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猶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埏而生明非本性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曾參閔子騫也孝已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爲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爲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王念孫曰敬文見勸學禮論二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上當有秦人二字而今本脫之孝具二字不詞且與敬文不對具當爲共字之誤也孝共即孝恭[illegible]

正與敬文對楊云孝具能具孝道此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秦禮義則爲齊魯慢禮義則爲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爲性善則齊魯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爲禹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人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爲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爲不然也。

俞樾曰不然二字當在今字之下今不然三字為句上文云今不然人之性惡是其例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孰察精孰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郝懿行曰伏與服古字通服者事也古書服事亦作伏事服膺亦作伏膺王念孫曰術者道也說見儒效篇讀服術猶言事道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可以為而不可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

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盧文弨曰故塗之人可以爲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事業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工賈可以相爲而不能相爲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爲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僞爲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於衆者在化性也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五

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之也者奚言而不異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所以然其言千舉萬變終始條貫如一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法不放縱也論或爲倫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郝懿行曰徑者直也論猶倫也古論倫字亦通佚者隱也言若闇合於繩墨不邪曲也楊注非俞樾曰楊注佚猶引也然佚無引義恐不可從佚當讀爲秩秩之言奕也序也僖三十一年公羊傳天子秩而祭之何休注曰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故字亦通作程尚書堯典平秩東作平秩南譌平秩西成史記五帝本紀秩皆作程段玉裁以說文載趨字皆讀若詩秩秩大猷爲證是程與秩聲義俱相近秩之以繩猶程之以繩也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是其義也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言諂行悖謂言行相違也○盧文弨曰宋本諂作謟悖作侮今從元刻俞樾曰多侮義不可通盧從元刻作悔

是也詩生民篇庶無罪悔鄭箋曰無有罪過是過謂之悔也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尚速有悔於予身何休解詁曰悔咎是咎謂之悔也多悔猶云多過多咎耳其本字當作痗悔乃段借字詩十月之交篇亦孔之痗釋文曰痗本作悔**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無用**者疾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旁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盧文弨曰無用宋本元刻俱作毋用注同郝懿行曰類者善也旁魄卽旁薄皆謂大也**析速粹孰而不急**析謂析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所著論甚精孰也不急言不急於用也○謝本從盧校析作折注同郝懿行曰折速者言轉折疾速也粹與萃同聚也萃孰言論薈萃而練孰也此皆以言語爭勝故下遂云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王念孫曰呂錢本皆作析速案楊注云析謂析辭今本注文亦譌作折析辭見解蔽正名二篇若堅白之論者也則本作析明矣盧從元刻作折非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錢本併注文改正郝說非**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爲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先王有道敢行**

其意言不疑也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謂從其俗也○俞樾曰楊注以從其俗爲俗義不可通俗乃鉛字之誤荀子書屢用鉛字榮辱篇曰鉛之重之又曰反鉛察之而俞可好也禮論篇曰則必反鉛過故鄉注竝曰鉛與沿同循也是鉛循同誼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鉛於亂世之民兩句一律鉛俗字形相佀傳寫者因而致誤耳先謙案王念孫云不俗不習也說見榮辱篇王不改字義較長俞說亦通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也○盧文弨曰案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注非王念孫曰此注中說也見丙申校本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也○王念孫曰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之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尚有不誤者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王念孫曰後說是也君道篇云塊

然獨坐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王念孫曰：爾雅：齊，中也。言大中信而輕貨財也。顧命底至齊信，傳以齊信爲中信，是其證。齊信與貨財對文，非十二子篇大儉約而僈差等與此文同一例，則齊信非整齊於信之謂。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辭勝人也。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盧文弨曰：苟免上當脫三字，以上二句例之自明。王念孫曰：此亦汪氏中說也。汪又云：苟免或是注文混入。先謙案：不然，然字衍，說見儒效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勁足以拒於來敵也。○郝懿行曰：性惡篇末自繁弱、鉅黍以下皆言身有美質，亦須賢友漸靡而成。然則性質本惡，必資師友切劘而善其意自明矣。然亦可知性善性惡皆執一偏而言，若就漸全而論，自當善惡竝存。所以孔子語性惟言相近，可知善惡存焉爾。又言相遠，可知善惡分焉爾。故曰羣言淆亂，喪諸聖也。王念孫曰：案作鉅黍者是，說見史記蘇秦傳。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排檠，輔正

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葱闕錄曶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葱青色也錄與綠同二劍以色爲名曹植七啟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曶劍光采慌忽難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卬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卽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用辟閭或此義歟○盧文弨曰曶舊本作智譌今改正注同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騹讀爲騏謂青驪文如博棊列子作赤驥與此不同纖離卽列子盜驪也○王念孫曰騏驥之爲騹驥猶耄期之爲耄勤也孰起齇之埘䮷騏驎下竝楊云騹讀爲騏是也而云謂青驪文如博棊則非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王念孫曰前必有本作必前有前有後有皆承必字而言若作前必有則與下句不貫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五竝引作必前有加

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誑也莊子北人無擇曰舜以其辱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為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

禮告無適也適讀爲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聽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故能至備也天子也者埶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爲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先謙案羣書治要流作沈二字通用說見勸學篇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大讀爲太太上至尊之號○俞樾曰楊說非也此皆作莫敢犯上之大禁傳寫倒之耳下文云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不言犯太上之禁可知此文之誤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莫敢犯上之禁無大字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王念孫曰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

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竊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文謬矣盜竊不可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人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先謙案壽謂年命短長人自賊害者非其壽命本如此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謝本從盧校世上有治字盧文弨曰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故字王念孫曰無治字者是也世曉然猶上文言天下曉然則世上不當有治字自聖王在上以下至此皆治世之事則無庸更言治世治字卽上流字之誤而衍者宋錢佃校本亦云諸本無治字兪樾曰請當讀爲情成相篇明其請注曰請當爲情禮論篇情文俱盡史記禮書情作請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是其證也情實也莫不服罪而情猶莫不服罪而實也言服罪而不敢虛誕也論語所謂則民莫敢不用情也楊注以本字釋之誤矣成相篇曰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卽此情字之義先謙案王說無治字是也今從諸本刪正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

章服義與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爲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至公也謂若殛鯀興禹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郝懿行曰怒蓋盈溢之意與踰義近楊氏無注或以恚怒爲說則非王念孫曰怒踰皆過也[illegible]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弩又曰弩猶怒也是怒卽過也上言刑不過罪此言刑罰不怒罪其義一而已矣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皆得通達無屈滯○先謙案分然又說見儒效篇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俞樾曰易當讀爲施詩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故施易二字古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化易如神者化施如神也正與上句威行如流一律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刑之辭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羊亦云尹氏卒曷爲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

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盧文弨曰案士昏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從謂行列相從當或爲嘗也○王念孫曰元刻無後字羣書治要同案先祖當賢即先祖嘗賢作當者借字耳正名篇曰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察者性惡篇曰當試去君上之勢當試即嘗試也楊謂身當賢人之號失之古多以當爲嘗說見墨子天志下篇注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冢崒者崔嵬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鄭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效聖王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陳奐曰案養取也知所養知所取法

也周頌毛傳云養取也是養有取義注養謂自奉養失之僉樾曰四句相對成文下句不應多動字注亦不及動字之誼則動字衍文也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王念孫曰流讀爲留各安其分則上令而下從故令行而不留也君道篇曰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是也羣書治要正作令行而不留作流者借字耳案辯傳韓衍而不流釋文駁宋作畱荀子王制篇無有滯留詩外傳作無有流滯楊以流爲邪移失之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各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乖悖施式豉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郝懿行曰捷者接也夫少長有禮習人知其可用洙泗無斷爵俗覡其尤美故

知長幼循其序而後事業有所歸捷與接同言相接續而成故人得休息也捷不訓速楊注恐非

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說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爲仁也

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爲義也

節者死生此者也能爲此五者死生則爲名節也

忠者惇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順此五者則爲忠也○郝懿行曰慎者誠也言能惇厚誠信於此五者謂之忠也[illegible]不俞樾日厚與順說不倫楊說非是敦慎當作敦慕儒效篇曰敦慕焉君子也王氏引之云敦慕皆勉也爾雅曰敦勉也又曰慔慔勉也釋文慔亦作慕是敦慕並爲勉此文疑本作忠者敦慔此者也敦慔與敦慕異而義同言人臣能勉此則爲忠也說文心部慔勉也是慔其本字慕其叚字此用本字作慔因譌爲慎矣先謙案羣書治要惇慎下有於字

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爲德備也

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爲也○郝懿行曰上言兼此仁義忠節而能之備矣德備而不矜伐於人一自然盡善非聖人不能也先謙案楊注未順郝說增文成義既言備又言一一盡善於文爲複矣自猶己也德備而不以己之一善自矜非聖人不能也

不矜矣夫故天下

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喩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 荀子卷第十八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

臣王先謙集解

##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初發語名篇襍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襍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功在相故作成相三章舊第八今以是荀卿襍語故降在下。盧文弨曰成相之義非謂成功在相也篇內但以國君之愚闇爲戒耳禮記治亂以相相乃樂器所謂舂牘又古者瞽必有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彈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倀倀義已明矣首句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襍辭十一篇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周書周祝解亦此體王引之曰楊盧二說皆非也楊謂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襍辭案志所載成相襍辭在漢人襍賦之末非謂荀子之成相篇也楊又云成功在相稍爲近之然亦非荀子所謂成相也盧以相爲樂器之舂牘斯爲謬矣以相爲樂器則成相二字義不可通且樂器多矣何獨舉舂牘言之乎若篇首稱如瞽無相乃指相瞽之人而言非樂器亦非樂曲也竊謂相者治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相者成此治也請成相者請言成治之方也自

世之殃以下乃先言今之不治然後言成治之方也虧款蟜韝鰭諸獻髝敗勸也下文云凡成相辨法方又云請成相道聖王又云請成相言治方是成相即成治也及耘餚數謰讓禛遡黏杯後言託於成相以喻意者成相為此篇之總名謂託此一篇之詞以喻意非謂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也俞樾曰盧說是也惟引治亂以相及瞽必有相以釋相字則皆失之樂器多矣何獨舉春牘為言既以為樂器又以為瞽必有相義又兩歧矣此相字即春不相之相禮記曲禮篇鄰有喪春不相鄭注曰相謂送杵聲蓋古人於勞役之事必為歌謳以相勸勉亦舉大木者呼邪許之比其樂曲即謂之相請成相者請成此曲也漢志有成相雜辭足徵古有此體王氏必以盧說為謬何也先謙案俞說近是王以成相為成治於漢書之成相雜辭及本篇云託於成相以喻意義未洽郝氏讀相為平聲尤非

**請成相**請言成相之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盧文弨曰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注似尚有脫誤又墮字即隓字之俗說文於隓下作許規切下有墮注為篆文又載陊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釋何書元首叢脞之頌可見王念孫曰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以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亦重言惑闇**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

倀倀倀無所往貌相息亮反倀丑羊反請布基慎聖人慎讀爲順請說陳布基業在乎順聖人也○郝懿行曰基者設也愼者誠也言請布陳設施必在誠用聖人也詩云考愼其相愼訓誠相訓質也誠與成古字通是卽成相名篇云中相字俱讀平聲釋言云基設也篇內皆同注云其基業失之顧千里曰人字疑當有誤不入韻本篇人字下文兩見一平傾人天韻一情榮成人韻此上韻基下韻治災互爲岐異非原文耳兪樾曰人字不入韻疑當作愼聽之聖與聽音近而譌尙書無逸篇此厥不聽漢石經作不聖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並其證也聽譌作聖則聖之二字不成義後人因改爲聖人矣請布基愼聽之欲人愼聽其言下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欲賢者思其言義正同也愼聽之三字本禮記仲尼燕居篇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言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施式豉反○先謙案言論人臣之過當反其所施行卽下所云拒諫飾非愚而上同也楊以施爲施惠非尊主安國尙賢義○郝懿行曰施古讀如莪義古讀如俄此皆古韻餘可類推兪樾曰義讀爲儀儀亦賢也尙書大誥篇民獻有十夫枚傳訓獻爲賢大傳作民儀有十夫廣雅釋言曰儀賢也尙賢儀言崇尙賢者也作義者古字通用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尙賢義若拒諫

飾非以愚闇之性苟合於上則必禍也曷謂罷國多私假設問荅以明其義罷讀曰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

以弱者由於多私國語曰罷士無伍韋昭曰罷病也無行曰病比周還主黨與施還繞○王念孫曰還讀爲

營比周營主謂朋黨比周以營惑其主也施張也楊訓還爲繞失之說見君道篇不還秩下遠賢近讒忠臣

蔽塞主埶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爲賢上能尊主愛下民○王念孫

曰愛下民當作下愛民與上能尊主對文不苟臣道二篇並云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是其證主誠聽之天

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顚覆也愚

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妬賢能飛廉

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卑其志意

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言無遠慮不慕往古○盧文弨曰臺下宋本有榭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

也今從之郝懿行曰能讀如泥來讀如黎臺讀如題皆古韻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

下易鄉回面也謂前徒倒戈攻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爲向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

立其祖使祭祀不絶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俞樾曰楊注未得祖字之義說文示部祖始廟也葢祖之本義爲廟故尚書甘誓日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考工記匠人曰左祖右社並以祖社對文猶言廟社也鄭康成注考工記曰祖宗廟得其義矣封之於宋立其祖言封之於宋而立其宗廟也今人但知有爾雅祖王父也之訓而說文祖始廟也之訓遂爲所奪古誼之湮久矣

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纍纍讀爲縲書曰釋箕子之囚武王誅之呂尙招麾殷民懷招麾指揮也

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公之臣從遷也謀不見用虞滅係虜還從於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逆拒斥逐大儒不使通也拘謂畏匡尼陳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謚曰惠居於柳下三絀爲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輟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盧文弨曰此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郝懿行曰此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爲蘭陵令荀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

亡基亦輪矣輪者墮也言已布陳設施畢墮壞也王念孫曰楊
說輪字之義甚迂輪者墮也言基業盡墮壞也公羊春秋隱六
年鄭人來輸平傳曰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
其成也穀梁傳亦曰輸者墮也小雅正月篇載輸爾載鄭箋曰
輸墮也盧說本汪氏見丙申校本先謙案注三紲下宋台州本有謂字

請牧基賢者思牧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譏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陂與詖同言當疑此譏人傾險也○王念孫曰疑恐也畏也[illegible]此之疑此是畏也言此險陂傾側之譏人甚可畏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是也楊未喻疑字之義俞樾曰爾雅釋言疑戾也郭注曰戾止也疑者亦止儀禮鄉射禮賓升西階上疑立鄭注曰疑止也是疑有止義其字蓋訖之段借說文七部訖定也定故為止今說文譌作未定而疑之訓此遂不可曉矣譏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承上文堯在萬世如見之而言此此之疑者此之止也言堯明見萬世雖險陂傾側之徒莫不由此而止也楊注言當疑此譏人陂險則與上意不貫矣

基必施辨賢罷

罷讀曰疲○王念孫曰施張也言必欲張大其基業當先辨賢罷也下文曰道古賢聖基必張上文曰請布基布與張亦同義

文武之道同伏戲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羲同

由之者治不由

者亂何疑爲○郝懿行曰爲古讀如譌與施靡戲皆韻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

後王後王當時之王、言治在歸復後王謂隨時設教必拘於古法。先謙案浙局本注作爲大字依各本改復

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爲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王念孫曰祥詳古字通不祥不善也楊說失之

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不解也眾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眾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也或曰形當爲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郝懿行曰形與刑古字通詰者治也書云度作刑以詰四方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水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言既得權埶則度己以繩接人用抴功業必參天也○郝懿行曰而有埶句之上疑脫人字蓋與聖人人字相涉而誤脫也此以平傾人天相韻古讀平如偏也

世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與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郝懿行曰二句當爲七字一句王引之曰下人字涉上人字而衍上已言暴

人則下人字可蒙上而省此篇之例兩三字句下皆用七字句以是明之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爲治之意後權埶與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意好以待用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爲又既處之厚固又能深藏遠慮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好而不二則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王引之曰反當爲及字之誤也精神相及故一而不貳楊說失之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曰佚我以老爲治當日新爲美無休息也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接下以仁事親以孝也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終篇無顚蹷之辭蹷音厥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不蹷君子言之必弘順而通達○王念孫曰道行也言君子能行此言則順以達也楊說失之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殃孽之爲害也○顧千里曰此句以前後例之應十一字今存八字疑尚少三字無

可補也作一文字道今從錯實理雜亂壞脫字譌又下文託於成相以喻意

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尚少四字本篇之例兩三字句一七字一十一字句爲一章每章凡四句每句有韻其十一字句或上八下三或上四下七各見本篇上八下三者如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之屬是也上四下七者如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之屬是也唯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又孰賦賦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兩處則上六下五雖變例正可推知其十一字句矣盧校語定上四下七爲兩句言五句爲一章以前後例之不合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未盡故再論之也○王念孫曰道聖王從聖王也姑觀下文道古賢聖基必張義與此同楊說失之又案道古賢聖基必張上當有一四字句而今本脫之此指當時之君而言脫則韻不協矣又案一兩七三字句共一五七字句一十一字句與上成湯異事故知有脫文

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

堯讓賢以爲民爲萬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

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堯自歎不德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無爲而理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禹亦以天下之故也。王念孫曰此不言舜以天下授禹而言舜授禹以天下者倒文以合韻耳䟽斷非有深意也楊反以過求而失之尚得推賢不失序得當爲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謂殛鯀與禹又不私其子予讀爲與。○郝懿行曰予者相推予也予與古今字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王引之曰力上本無心字後人以左傳言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以意加心字耳不知禹抑洪水本是勞力於民故淮南氾論篇論衡祭意篇竝言禹勞力天下非小人勞力之謂也且此篇之例凡首二句皆三字加一心字則與全篇之例不符矣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甽與畎同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笙鏞以閒鳥獸蹌蹌也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抑遏也下謂治水使歸下也鴻卽洪水也書曰禹降水警予也辟除民害逐共工今尚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此云禹未詳北

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案禹貢道弱黑漾沇淮渭洛七水又有灉淄共道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數則不止於十二此云十二者未詳其說也○郝懿行曰共工益主水土之官禹抑鴻水故假言逐去之非實事也通十二渚卽肇十二州也小州曰渚故假渚言之注皆未了禹傅土平天下傳讀爲敷孔安國云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也躬親爲民行勞苦行讀如字謂所行之事也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橫革直成未聞韓侍郎云此論益皋陶之功橫而不順理者革之直者成之也○盧文弨曰困學紀聞曰呂氏春秋得陶化益眞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陶卽皋陶也化益卽伯益也眞窺卽直成也倂橫革之交二人皆禹輔佐之名案竊與成音同與窺形似呂氏春秋蓋本作竊傳寫誤爲窺耳直與眞亦形似呂氏語見求人篇王念孫曰盧說是也橫革直成爲輔此句例當用七字今本脫一字或在爲上或在爲下俱未可知契玄王生昭明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玄王桓撥皆謂契也史記曰契爲堯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契卒子昭明立也居于砥石遷于商砥石地名未詳所在或曰卽砥柱也左氏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昭明子也言契初居砥石至孫相土乃遷商丘也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

若卒于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爲夏司空勤其官死於水殷人
郊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
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
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乙立是十四世也天乙湯論舉當身
讓卞隨舉牟光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俞樾曰舉當讀爲與古舉
與字通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鄭注曰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此文本云身讓卞
隨與牟光作舉者叚字耳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古之賢聖基業必張大也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王引之曰願陳辭下脫一三字句隱諱
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長用姦詐少無災也○郝懿行曰諱疾二字誤倒當作隱
疾賢良諱由姦詐鮮無災亦四字七字句王念孫曰良當爲長楊注長用姦詐是其證今本長作良者涉注文疾害賢良而誤
雖賠隊譜犢難爲鮑長牘辭叔驊鯽歎驥卹轄顧敦先謙案王說是宋台州本謝本竝作由浙局本作用蓋臆改但依注作用
爲是蓋由用形相似而誤患難哉阪爲先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盧文弨曰患難哉阪爲先二句句
三字聖知不用愚者謀七字句與辭治災哉時韻阪爲先三字
未詳楊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

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爲一章也郝懿行曰盧斷聖知二字屬下爲句是也阪爲先者阪猶反也所行反側頗僻爲先先古音西亦與下韻王念孫曰阪爲先先疑當作之之此言爲治者當進聖知而退愚今不用聖知而用愚是反爲之也楊謂阪與反同是也但誤以先聖連讀耳之字本作㞢說文先字從儿㞢[illegible]臥此文之字蓋本從古作㞢寫者誤加儿耳㞢字正與辭治災哉謀時爲韻

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

前車已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也。盧文弨曰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

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不能闢四門也。盧文弨曰中元刻作忠古通用系繼曰中讀爲忠言忠誠之士不能上達也漢張遷碑中書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荍段中爲忠國語周語曰考中度衷爲忠蓋以中衷忠三字義並通耳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

莫冥冥言闇也不終極無已時也

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

惡烏路反下同

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

辟讀爲僻

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

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己豈無事己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盧文弨曰無獨字則與全篇句法合

不知戒後必

**有恨**恨悔。盧文弨曰：後必有三字為句，有讀曰又，所謂貳過也。古音戒、又、悔、態為韻。王念孫曰：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恨後遂過四字義不相屬，恨與很同，[illegible]後當為復字之誤也，[illegible]復與愎同，[illegible]不從諫以遂其過也。莊子漁父篇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逸周書諡法篇曰：愎很遂過曰刺。**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

**生詐態**○王念孫曰：態讀為姦慝之慝。[illegible]之言，言語反覆，則詐態從此生也。[illegible]以態為慝者，古聲不分去入也。秦策曰：科條既備，民多偽態。又曰：上畏大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淮南齊俗篇曰：禮義飾則生偽態之本。漢書李尋傳曰：賀良等反道惑衆之姦態當窮竟。皆借態為慝，非姿態之態也。

**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人為詐態，上不知為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利在惡忌賢者。○王念孫曰：利惡忌三字義不相屬，楊曲為之說，非也。利當為相，字之誤也。相惡忌，正承爭寵嫉賢言之。**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執**失輔弼之臣，則執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illegible]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厲公與孰公不同，未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

郭詩所云皇父也虢或爲郭。盧文弨曰案古郭號字通郭公長父即呂氏春秋當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爲是之難二字當屬下爲七字句注厲公朱本從立元刻從糸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王念孫曰之者是也言難厲王者是此人也楚語云秦徵衛實難桓景實難即是難俞樾曰之難厲王流于彘七字爲句義終未安此篇之例難以兩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一七字句爲一節然古人之文變動不居如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此節詞意明白無奪文譌字其弟四句六字其弟七句五字豈能以于彘二字屬下爲七字句乎然則此又以郭公長父之難六字爲句厲王流于彘五字爲句於義較劣不必拘泥字數轉致不通也先謙案俞說是

**厲王流于彘** 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虢公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于彘

**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 言自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欲衷對言不從** 衷誠也欲誠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郝懿行曰對字失韻疑封字之形譌衷封者言中衣內懷藏封事也王念孫曰此篇之例凡首句必入韻唯此處對字與下文之從凶江不協衷對當爲剖衷言欲剖衷以諫而無如言之不見聽也[illegible]欲剖衷言不從即上文所謂中不上達也中與衷古字同耳衷字正與從凶江爲韻

今本作欲袁對者剖誤為對又誤在袁字之下耳楊說失之俞樾曰王氏改欲袁對為欲剖袁此臆說也對字實不誤但當在袁字上對讀為遂爾雅釋言對遂也詩皇矣篇以對于天下江漢篇對揚王休蕩篇流言以對毛傳竝曰對遂也又禮記祭義篇對揚以辟之鄭注亦曰對遂也蓋對遂音近以聲相訓耳欲對袁者欲遂袁也言欲遂其袁忱而無如言之不從也今本作欲袁對者因淺人不知對之為遂而疑對袁二字無義因倒其文楊氏卽據以為說曰欲誠意以對失之矣先謙案俞說是

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劍名屬之欲反鏤力朱反國語里革曰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罣麗此麗當是自剄之後盛以罣麗弃之江也賈逵云罜麗小罟也○盧文弨曰案楊云本或作屬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采它說附益之宜韋昭云當為罣此衍宵字而又訛罝作罣宋本亦同又無木虞二字郝懿行曰黃際蓬萊間人皆以獨鹿為酒器名此言獨鹿蓋為革囊盛尸所謂鴟夷者也獨鹿與魯語之罣麗音義相近而與屬鏤義遠若作屬鏤語復不詞王念孫曰後人讀獨鹿為罣麗者蓋未解而字之義故也其意謂獨鹿果為劒名則不當言剄而獨鹿故讀為罣麗謂是既剄之後盛以罣麗而棄之江也今案而猶以也謂剄以獨鹿也古者而與以同義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言其能以治四方也某氏傳能如父亂治四方非是

劉子何賢篇曰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
言可以勸可以沮也呂氏春秋去私篇曰晉平公問於祁黃羊
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言誰可以爲之也[illegible]
秋而與以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同人彖傳曰文明以健中正
而應繫辭傳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宣十五年左傳
曰易予而食析骸以爨皆以二字互用而與以同義故又可以
通用繫辭傳上古結繩而治論衡齊世篇引此而作以昭元
年左傳婺甲以見子南考工記函人鄭司農注引此以作而觀

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喩意識如字亦讀爲志也○顧千里曰案此句例之應十一字亦疑尙少四字

請成相言治方言爲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爲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臣下職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陳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至莫敢恣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事素餐游手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矣厚薄有等明爵服貴賤有別利往卬上莫

得擅與執私得

利之所往皆卬於上莫得擅爲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擅相賜與若齊田氏然卬與仰同古宜亮反○王引之曰往字文義不順楊說非也往當爲佳佳古唯字也惟[illegible]數言臣民之利唯仰於上莫得擅有所與也凡隸書從彳從彳之字多相亂故往字或作佳與佳相似而誤

君法明論有常

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三也

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執私王

進人退人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才執有私佞於王乎

君法儀禁不爲

爲君之法儀在自禁止不爲惡○俞樾曰禁不爲惡而止曰禁不爲則辭不達注義非也君法儀之儀當讀爲俄說文人部俄行頃也詩賓之初筵篇側弁之俄鄭箋曰俄頃貌廣雅釋詁曰俄衺也是俄有頃邪之義管子書或段義爲之明法解曰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役眾譽多外內明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以大姦爲大義是其證也義儀古通用義可爲俄故儀亦可爲俄君法儀與上文君法明相對上云君法明論有常此云君法儀禁不爲言君法明盛則其論有常君法傾邪則當禁之使不爲也蓋此皆蒙上文臣下職而言所陳皆臣道也楊注因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之句妄舉五節以當之而以君法明爲其一所舉又不相連屬更有它文以閒之殆不足據也

莫不說教名不移

既能正已則民皆悅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爲悅

脩之者榮

離之者辱孰它師孰敢以它爲師言皆歸王道不敢離貳也○郝懿行曰它師二字誤倒當作師它則與儀爲移皆韻矣刑稱陳守其銀稱謂當罪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王念孫曰楊說稱陳二字未安余謂陳者道也文登畢氏恬谿說尚書曰李斐注漢書哀帝紀曰陳道也是古謂道爲陳微子云我祖底遂陳于上謂致成道於上也君奭云率惟茲有陳謂有道也念孫案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亦謂道與不道也言刑之輕重皆稱平道而各守其限也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治言祥之事在明其所有之基業也○俞樾曰上文云請牧基賢者思此文亦當作請牧基明有祺傳寫者誤倒基祺兩字耳據楊注所見本已倒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聽也脩領謂脩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不使權歸於下○盧文弨曰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刻注同王念孫曰領猶治也理也樂記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領猶理治也仲尼燕居領惡而全好注領猶治也淮南本經篇神明弗能領也高注領理也言五聽皆脩理也續當爲績主執持當爲孰主持莫不理績孰主持者爾雅曰績事也言百官莫不各理其事夫孰得而

主持之也上文曰莫得輕重威不分正所謂孰主持也又曰莫得擅與孰私得又曰莫得貴賤孰私王竝與此文同一例今本續誤作續孰誤作執執字又誤在主字下則義不可通楊說皆失之顧千里曰五聽卽上文君論有五約以明也弟一章臣下職云云弟二章守其職云云弟三章君法明云云弟四章君法儀云云弟五章刑稱陳云云下文接以五聽脩領謂五章爲五聽明甚下文又接以聽之經謂聽爲五聽亦明甚本屬一氣相承而楊注別以折獄之五聽解之非也又於後注耳曰旣顯吏敍法令莫敢恣始云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亦非也

**聽之經明其請**

請當爲情聽獄之經在明其情○盧文弨曰案請古與情通用列于說符篇楊朱曰發于此而應于彼者唯請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又還予者多以請爲情先謙案經道也說詳勸學篇下文兼賞刑言則聽非聽獄之罰謂聽政也王制篇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卽參伍明謹施賞刑也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信誕分也無遺善無隱謀隱遠至也明其請者彼云凡聽威嚴猛厲則下不親和解調通則甞試鋒起故非明其情不可

**參伍明謹施賞刑**

參伍猶錯襍也謂或往參之或往伍之皆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

**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

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僞也

**言有節稽其實**

節謂法度欲使民言有法及不歎誑在稽考行實也

**信誕以分賞**

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

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郝懿行曰此言觀法於法不及之地見覩於視不到之鄉所以謂之隱遠至耳目顯也注似未了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怠此已上論君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鈹滑將持也詩曰無將大車鈹與披同滑與汨同言不使紛披汨亂也○郝懿行曰正名篇有滑鈹此言鈹滑其義同皆謂散散滑亂之意漢書淮南厲王傳散天下正法顏注散古委字謂曲也枚乘傳其文散散散與鈹同謂曲戾也滑蓋與猾同謂撓亂也

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請謁舍止也羣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之事亦皆止○盧文弨曰各以宜舍巧拙句中脫一字○或當作各以所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王念孫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illegible]此言臣當謹循舊法而不變其制變則在君也循與變亂貫爲韻[illegible]此篇之例首句無不入韻者今本循作脩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公察善思論不亂先謙案倫論古字通謂君臣之倫不亂也說見儒效篇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

貫律貫法之爲條貫也○盧文弨曰案全篇與詩三百篇中韻同

賦篇弟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故特明之或曰荀卿所賦甚多今存者唯此言也舊弟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能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强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爲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爲解說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

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甚順而有體言禮○盧文弨曰易行也先王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文王世子子貢問樂之比下放此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王念孫曰隆與降同貽對孩觙雖愴驊議示本作施俗音之誤也廣雅曰施予也

或厚或薄帝不齊均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王念孫曰帝本作常字之誤也物字即指智而言言皇天降智以予下民厚薄常不齊均故有桀紂湯武之異也今本施作示常作帝則義不可通藝文類聚人部五引此正作皇天隆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不齊均楊說皆失之

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潛潛淑淑皇皇穆穆潛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愚或智也○俞樾曰淑淑訓美則與潛潛不倫矣淑當讀爲踧文選長笛賦蹁踧攢仄注曰蹁踧追蹙皃海賦葩華踧沑注曰踧沑蹙聚也踧踧之誼亦猶是耳

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崇充也言智慮一周流四海曾不充滿一日而徧也

君子以脩跖以穿室跖柳下惠之弟太山之盜也君子用智以脩身跖用智以穿室皆帝不齊均之意也

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小則精微無形也行義以正事業

以成皆在智也行下孟反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之智而後安寧泰當爲泰寧也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智常欲見利遠害脩潔之爲親而褻汙之爲狄者邪智脩潔則可相親若褻亂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王念孫日親近也狄讀爲逖逖遠也大雅瞻卬篇舍爾介狄毛傳曰狄遠也是狄與逖同此言智之爲德近於脩潔而遠於褻汙也楊說皆失之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弇襲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靈榮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小人之智不然也○王引之曰疵知爲訾疵下也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無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在地時周密也鉅大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之圓方也大參天地德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

兩生成萬物其德厚於堯禹者矣。盧文弨曰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天地相似上似脫一與字

精微乎毫毛

而大盈乎大寓

寓與宇同言細微之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大盈大宇言說雲之變化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王念孫曰宋錢佃校本云諸本作充盈乎大寓非案作充盈者是也下文充盈大宇而不窕即其證充盈與精微對監本作大盈則既與下大字複又與精微不對矣楊云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則所見本已作大盈藝文類聚天部上引作充盈乎天宇又曰呂錢本作盈大乎寓宙蓋本作充盈乎大寓後脫充字乎大又譌作大平後人又因注內兩言宇宙而增宙字案盈大文不成義寓與上文下鉅矩禹爲韻寓下不得有宙字楊注釋宇字而不釋宙字則本無宙字明甚

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

攭與劙同攭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極而遠舉或分散相逐而還於山也攭音戾。王念孫曰忽遠貌楚辭九歌曰平原忽兮路超遠九章曰道遠忽兮是忽爲遠貌極至也言忽兮其所至之遠也攭者雲氣旋轉之貌[illegible]反亦旋也故曰攭兮其相逐而反也楊說皆失之[illegible]

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卬卬高貌雲高而不雨則天下皆蹇難也○俞樾曰楊注非是蹇當讀爲攓方言攓取也雲行雨施澤被天下天下皆有取也故曰卬卬兮天下之咸攓也下文德厚而不捐即承此而言若如楊注則與下文意不貫矣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捐弃也萬物或美或惡覆被之皆無捐弃也往來惛憊通于大神惛憊猶晦瞑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測也憊困也人困則目亦昏暗故惛憊爲晦瞑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極讀爲亟急也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雲所以成雨也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不敏願陳此事不知何名欲君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雲之功德唯君子乃明知之也○王引之曰楊以意爲志意之意非也意者度也言請測度之也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管子小問篇東郭郵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是意爲度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雲氣無實故[illegible]不塞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與窕讀爲篠篠深貌也言充盈則滿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曾無偪側不容也篠宅

弔反○王念孫曰楊訓窕爲深貌又以窕字連下句解之皆非也充盈大宇而不窕爲句窕者間隙之稱言充盈大宇而無閒隙也偪不容也偪與窕義正相反廣雅曰窕寬也昭二十一年左傳鍾小者不窕大者不摦窕則不咸摦則不容杜注曰窕細不滿也摦橫大不入也不咸不充滿人心也不容心不堪容也大戴禮王言篇曰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管子宙合篇曰其處大也不窕其入小也不塞墨子尚賢篇曰大用之天下則不窕小用之則不困呂氏春秋適音篇曰音大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大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高注曰窕不滿密也義並與此同

**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

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可本或作託訊或曰與似續同也言雲行遠疾速不可依託纘續也○盧文弨曰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作託訊亦似誤王念孫曰訊下者與二字蓋因上下文而衍訊字不入韻上文充盈大宇而不窕窕字亦不入韻也虛云訊不與前後韻協疑是訊託誤倒非是[illegible]

**往來惛憒而不可爲固塞者與**

雖往來聯聯掩蔽萬物若使守固蔽塞則不可

**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

億謂以意度之論語曰億則屢中或曰與抑同謂雷霆震怒殺傷萬物曾不億度疑忌言果決不測也○王念孫曰億讀爲意[illegible]

意疑也言槃至殺傷而曾無所疑忌也廣雅曰意疑也漢書文三王傳於是天子意梁顏師古注與廣雅同韓子說疑篇上無意下無怪無無意無疑也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平津侯傳宏爲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湯雖文深意忌皆謂疑忌也楊以億億爲億度則分億與忌爲二義失之矣

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

天下同被其功曾無所私道又言無偏頗○王念孫曰置讀爲德言功被天下而無私德也繫辭傳有功而不德德鄭陸蜀才並作置鄭云置當爲德逸周書官人篇有施而弗德大戴禮文王官人篇作有施而不置荀子哀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作躬行忠信而心不置是置爲德之借字也此段以塞偪塞忌置爲韻忌讀如極蘇備贛鸛騶史置與德同

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

風與雲並行故曰友雨因雲而生故曰子

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在冬而凝寒在夏而蒸暑也

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至精至神通於變化唯雲乃可當此說也

雲

雲所以潤萬物人莫之知故於此具明也

有物於此儀儀兮其狀屢化如神

儀讀如其蟲倮之倮儀儀無毛羽之貌變化卽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也

功被天下爲萬世文

文飾

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

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鄰僂暴者亦取名於蠶食故曰與暴為鄰也。王引之曰如暘說則蠶下必加食字而其義始明竊謂方言慘殺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憯莊子庚桑楚篇曰兵莫憯于志鏌鎁為下慘蠶憯聲相近故曰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繭成而見殺是身廢絲窮而繭盡是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耆老蛾也後世種也人屬所利飛鳥所害人屬則保而用之飛鳥則害而食之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埋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驗之也○盧文弨曰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王念孫曰敗世害泰古音並屬祭部非惟不與五支不與五支之去聲通並不與六脂之去聲通此處用段說而誤也說見戴先生聲韻攷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蠶者鄭玄云天文辰為馬故蠶書曰蠶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壯得其養老而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有牝牡也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而出也

○俞樾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此文游字獨不入韻疑滋字之誤呂氏春秋明理篇曰草木庳小不滋注曰滋亦長也冬伏而夏滋言冬伏而夏長也楊以化而出釋游字誼亦迂曲非獨於韻不協也前亂而後治繭亂而絲治也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先暑而化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既生之後則惡雨也○王念孫曰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太平御覽資產部五引作疾溼而惡雨是也惡雨與疾溼同意楊云溼謂浴其種乃曲爲之說耳俞樾曰楊說甚得荀子之意蓋此句與上文夏生而惡暑相對生於夏宜不惡暑矣而蠶則惡暑其種必浴有似喜溼者宜不惡雨矣而蠶則惡雨此兩而字正明其性之異也太平御覽資產部引作疾溼而惡雨蓋人疑蠶性惡溼不得言喜溼故妄改之言疾溼又言惡雨辭複而意淺非荀子原文也王氏反據御覽以訂正荀子誤矣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互言之也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夫是之謂蠶理五帝言此乃蠶之義理也○郝懿行曰理者條理也夫含生賦形各有條理條者似智理者似禮蠶鍼爲物條理尤深莫精於蠶莫密於鍼所以二賦語已皆言其理者也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所生也）無知無巧善治衣裳（知讀爲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也干容反衡横也言箴亦能如戰國合從連横之人南北爲從東西爲衡也）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其功伐見賢遍反）時用則存不用則亡（順時行藏）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爲鐵則巨爲箴則小）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長其尾謂線也剽末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之忽匹小反）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剽趙讀爲掉掉繚長貌言箴尾掉而繚也掉徒弔反、都蓼反行日趙之爲言超也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是也趙繚搖掉疊韻之字今時俗語猶以搖掉爲趙繚也）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結其尾線然後行箴）無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爲亟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尾邅迴盤結則箴功畢也）簪以爲父管以爲母（簪形似箴而大故曰爲父言此

者欲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爲母禮記曰箴管線纊也○盧文弨曰簪當爲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郝懿行曰古之簪形若大箴耳箴肖簪故父之管韜箴故母之俞樾曰簪當爲鐕禮記喪大記用襍金鐕正義曰鐕釘也釘與箴形貫皆同磨之琢之而後成箴方其未成箴之時則箴亦一鐕而已矣故曰鐕以爲父作簪者段字耳若是首笄之簪則與箴全不相涉楊注謂言此者欲狀其形失之迂矣盧氏謂簪當爲鑽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賴以成形故曰爲父此尤曲說箴所賴以成形者豈特一鑽之功乎王氏載之讀書襍志誤矣

**既以縫表又以連褱夫是之謂箴理**（堙表理也）**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夫人加之以緻綖大夫妻成祭服士妻衣其夫末世皆不脩婦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爲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荀卿請陳佹異激切之詩言天下不治之意也）**天地易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冬皆不當其方言錯亂也鄉如字）**列星殞墜旦暮晦盲**（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殞墜以喻百官弛廢旦暮晦盲言無甚明時也或曰當時星辰殞墜旦暮昏霧也）**幽晦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人登昭明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反下藏也昭或爲照　王念孫曰幽晦元刻作幽闇林賦是也）

楊注幽閒之人是其證宋本閒作憪者涉上文曰瞽憪盲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八引作幽晦登照晦與闇同

公正無

私反見從橫

言公正無私之人反見謂從橫反覆之志也○郝懿行曰藏古作藏背瞽皆然橫古作衡上言連衡亦然此皆俗人所改王念孫曰反見從橫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見謂從橫言公正無私之人反以從橫見謂於世也楊注內見謂二字即其證凡見寡於人曰見謂若王霸篇曰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抗之術於天下不見謂脩賈子脩政語篇曰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皆是也見毀於人亦曰見謂若莊子達生篇曰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爲廷尉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邶風谷風箋曰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此言見謂縱橫皆是也後人不曉見謂二字之義又以楊注云反見謂從橫遂改正文見謂爲反見不知楊注特加反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見謂從橫

志愛公利重樓疏堂

欲在上位行至公以利百姓非謂重樓疏堂之榮貴也

無私罪人憼革貳兵

憼與儆同備也貳副也謂無私罪人言果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儆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王念孫曰貳兵二字文義不明貳當爲戒字之誤也隸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戒兵與憼革同義楊云貳副也未安

道德純備讒口

將將將去也言以譏言相退送或曰將將讀爲鏘鏘進貌。郝懿行曰將者大也逸詩云如霜雪之將將此言道德純備之人讀冂方張不能用也王念孫曰楊後說讀將將爲鏘鏘是也而云進貌則古無此訓余謂將將集聚之貌也周頌執競篇磬筦將將毛傳曰將將集也然則讒口將將亦謂讒言之交集也小雅十月篇讒口囂囂箋云囂囂眾多貌義亦與將將同

仁人絀約敖擧擅疆絀退窮約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必恐時賢不見用也

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螻蝘蜓守宮言世俗不知善惡螭龍之聖反謂之蝘蜓鴟梟之惡反以爲鳳皇也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郁郁有文章貌拂違也此替誤耳當爲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晦盲言人莫之識也

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呼昊天而訴之云世亂不復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反於治亦古之常道千載爲卒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忘恐弟子疑爲善無益而解惰故以此勉之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

共讀爲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也去也言戰國之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俞樾曰如楊注與上意不貫上文曰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是荀子之意謂亂極必反非謂世事已去不可復治也此二句乃望之之辭言聖人於此亦拱手而待之耳所謂千歲必反者此時殆將然矣楊注非

**與愚以疑願聞反辭** 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曰弟子言當時政事既與愚反疑惑之人故更願以亂辭敘之也

**其小歌曰** 此下一章即其反辭故謂之小歌總論前意也○盧文弨曰曰各本多作也有一本作曰今從之

**念彼遠方何其塞矣** 遠方猶大道也○俞樾曰楊注以遠方爲大道其義未安此章蓋亦遺春申君者下文仁人絀約暴人衍矣諸何其意實譏楚也不敢斥言楚國故姑託遠方言之若謂彼遠方之國有如此耳此荀卿之危行言孫也

**仁人絀約暴人衍矣** 衍饒也○盧文弨曰衍不與塞服爲韻服字本有作搬者則塞或蹇字之誤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般矣般樂也音盤

**琁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琁赤玉瑤美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言不知以此四寶爲佩說文云琁音瓊○盧文弨曰琁說文本訓美石楊所據乃誤本也如孔安國曰美石而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爲美玉又曰此章在遺春申君書

後此書但載其賦而不載其書今以楚策之文具錄於此以備
考焉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鄗眂𨜂𨑨皆不過百里以
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爲不
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𠯅蠬
謝言醻書𦝫𩜏趙孝𪄽瑱調𡿺𦠡𡢃杯請知之猜趙以爲上卿𢤱譆
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
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
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譏時𩟙人𤘦𤣥𠰥此不恭
之語也雖然䏺詘𪊲𩟙𤸇一𥉽𤞤下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
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
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
秋戒之曰𢇇傳詐晦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
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
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
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
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
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
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
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
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

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外傳所載賦與荀書略同篇字[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韓外傳末引詩作上帝甚蹈無自瘵[illegible]郝懿行曰琁即珍字也韓詩外傳四作癡非

**褋布與錦不知異也**褋布䌈布〇王念孫曰此謂布與錦褋陳於前而不知別異䌈[illegible]言美惡不分也楊以褋布二字連讀而訓爲䌈布失之

**閭娵子奢莫之媒也**閭娵古之美女後語作明殿梵詞七諫謂閭娵爲醜惡𢘅一名明殿漢書音義韋昭曰閭娵梁王魏嬰之美女子奢當爲子都鄭之美人詩曰不見子都蓋都字誤爲奢耳後語作子都莫之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娵子于反〇盧文弨曰明是閭字之誤楊未省照耳汪中曰都奢古本一音不必改字

**嫫母力父是之喜也**嫫母醜女黃帝時人力父未詳喜悅也〇盧文弨曰力父俗本作刁父今從元刻與韓詩外傳四同

**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〇郝懿行曰以危爲安韓詩外傳四作以是爲非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言或亂如此故歎而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弟十八